沈从文从1928-1930年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兼任《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后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北大学等校任教。

他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求职经历，可以被称作为是初入教坛，1928年4月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工学校长，聘请大批著名学者来校任职。1928年，26岁的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胡适破格聘为该校讲师，讲授“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等选修课程。胡适这时聘用沈从文主要是因为想通过该事来强调当时他所主张的革新。聘用沈从文這一行为，今天看來是很「出格」的。因為沈從文當時儘管已在文壇嶄露頭角，但畢竟只有小學畢業學歷，而中國公學則是一所大學。

沈从文虽然寫得一手好散文，但並不健談，在大學教書，對他來說的確是個不小的挑戰。為了上好第一堂課，他認真地準備，精心地編寫了講義。结果由于过于紧张，在眾目睽睽之下，在講台上站了近十分鐘。后来由於心情仍然緊張，他只顧低著頭念講稿，預定一個小時的授課內容，結果只用了十多分鐘就講完了。接下來的幾十分鐘，沈從文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這樣一句話:「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人很多，我害怕了。」

胡適深知沈從文的學識、潛力和為人，在聽說他這次講課的經過後，不僅沒有批評他，還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了。」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有争议一点的就是沈从文当时单恋张兆和后，给她写了好多封情书，张兆和不理睬沈从文以至于沈要自杀，她只好跑到胡适那里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她寄希望于胡适为她解除被情书缠住的烦恼。可胡适听完她的陈述后，却微笑着对她说：“这也好吗，他的文章写的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可见胡适对于沈从文的照顾和纵容，我认为胡适这时候对于沈从文持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他想要宣扬一种开放的教学理念，打破固有的对于教授老学究、高学历、多成就的印象。不过沈从文可以看出并不是很着调，即使胡适给他开后门还是惹出这种乱子。

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离开上海，来到青岛执教。

然而在青岛，沈从文教学效果似乎并不成功，一年以后便只剩下5个人了，其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生。这是因为大多数选课者都抱着上课来学一点创作“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而沈从文却认为创作并无秘诀可言，他要他们忘掉由古至今提出来的写作范式，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

正如沈从文在《读书与做人》中将作者按照写作的动机分成了三类：

第一种作者，是沈先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这种作者他的创作动力是要追求“永生”，从写作的完成中得到生命重造的快乐。而这种作者往往是不需普通读者来证实，他们需要的是真正“解味”的少数读者。

第二种作者，把文学写作当作一种中和情感的方式。这种作者写作时会取悦读者，注重作品文字风格，追随风气，容易为较多读者接受，其作品在社会上会比较流行，但产生的功利作用相当大。这种作者数量多、作品分布广，容易对读者产生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受制于独创性的发展。

第三种作者，是受过教育小有才技的人，本来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和热情，也没有什么被压抑的情感迫切需要表现，只是羡慕当时作家的社会地位，沈从文先生认为，因为在思想上毫无深度可言，这种作者即使一时拥有多数读者，其成就也是随生随灭的，最终会受到时间的清算。

按照这种分类方式，沈从文无疑是第一种作者。然而，在国立青岛大学，沈从文的这些经验之谈、肺腑之言，显然不合许多学生的胃口。

不过他自己在青岛大学的两年多时间，除了教课以外，却到达了写作的巅峰，这一时期，他不仅创作了《八骏图》、《三三》、《三个女性》、《月下小景》、《静》等小说佳作，而且也写出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散文名著。他在以后回忆这段创作生活时写道：“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

他在逐渐进入一个最佳的创作状态，沈从文的创作高潮就在这时到来。他后来在从文自传中回忆道“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即使身处青岛，沈从文的创造仍然围绕着他的出生地湘西。《月下小景》中写的是黄罗寨主的独生子傩（nuo）估，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他们违背了族人“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人结婚”的野蛮迷信的习俗，双双在月光下服毒自杀，“作者把故事渲染得十分凄艳哀婉，意在为学生示范，着眼全在文字的处理与故事的布局上，而并不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城》中的傩送，傩估的名字的雷同以及主题的相近，以及结合当时他正值和张兆和通信，对于自由恋爱的渴望，其老师和学生的身份也不免的在里面有所投射。

但沈从文的笔触更多的还着重在揭示现实社会的丑恶和文明世界的虚伪上，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也开始成为他描写的对象。他在《八骏图》写了八位教授，说他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不能忘怀世俗，不大自然。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提示了他们道德观的虚伪性。由于他把笔伸向了教授的家庭生活，又有些挖苦，因此，引起了一些敏感人的不满。据说，小说中教授丁或者戊是影射当时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梁实秋的。因为丁、戊教授都主张要有点拘束，不讨厌女人，却不会和一个女人结婚。而梁实秋是主张在道德和文艺上都要能自我节制的。十年后，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篇散文中，沈从文承认他写《八骏图》，伤害了他人的尊严，使他无法同甲乙丙丁教授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不过同为文学大师的梁实秋并未因沈从文以他为原型写成小说人物而心存芥蒂，晚年还写文章深情地回忆过同沈从文当年在青岛大学的难忘岁月。

后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却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教书的经历不仅为他自己的创作带来了灵感和影响，同时也为了别人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钱锺书的中篇小说《猫》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

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

　　这段是讽刺沈从文“娘”，缺乏男子气概。

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这段是说沈从文因为学历低而自卑，总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